

《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与九一八事变档案汇编》出版

首次全文影印 “满铁”参与侵华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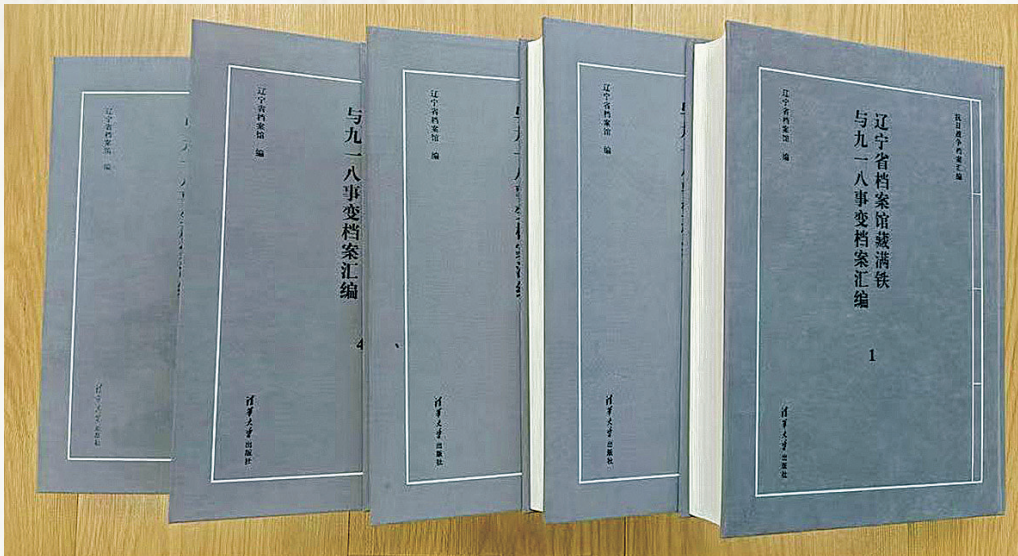
一声巨响,日军自行炸毁东北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抗战胜利后,侵略者仓皇出逃,留下了许多未销毁的“满铁”档案。这些档案最终由辽宁省档案馆接管、维护,成为记录侵略事实的铁证。日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由辽宁省档案馆整理编辑的《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与九一八事变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满铁档案汇编》)正式出版。

全书将分散的“满铁”与九一八事变档案系统总结、编纂成册,分为“在华搜集情报”“扶植侵华势力”“参与军事活动”“宣传美化侵略”四个专题,全面揭开了“满铁”为日军侵略提供支持的真相。

作为日本政府推行其大陆政策特别是满蒙政策的“国家代行机关”,“满铁”不仅承担了军事运输的职能,而且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并在事变发生后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除了派员加入日军从事政治策划、经济调查、思想鼓动等工作外,“满铁”还为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人员将士发放慰问金、为战死者发放慰金,罪孽深重。

“奉天商工会议所关于辽宁兵工厂兵器弹药生产运输情况的情报”“奉天商工会议所关于辽宁军用粮草厂从沈海沿线购买所需高粱的情报”“奉天商工会议所关于汇报辽宁省财政困窘的情报”……一页页泛黄的档案记录了“满铁”从1931年年初起,无孔不入地搜集东北地区兵器、粮食、财政等各方面情报,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全境做足了准备。

自成立以来,“满铁”一直以公司的名义



《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与九一八事变档案汇编》书封。

攫取利益,以罪恶的资本供养罪恶的侵略。据图书中的档案显示,“满铁社长室文书课关于帝国在乡军人会满洲联合支部总会经费补助事致帝国在乡军人会满洲联合支部的函”证明了,“满铁”为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提供大量补助金,长期扶植这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基层组织,助长侵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中122人从事“运兵车司机、翻译、向导、情报搜集、军需品、食品等物资运输”等6项任务;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中39人从事“武器弹药搬运,直接援助军事行动,军事用通信设备架设,为军队宿营提供服务”等5项任务……通过图书中的档案证实“满铁”辖下的关系会社越发疯狂,直接参与侵

略行动。为了论功行赏,“满铁”还统计上报了“拟行赏人员呈报表”及“团体功绩概括表”。

对于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满铁”精心打造宣传,试图掩盖罪行。在“满铁总务部关于寄送九一八事变影像样本事致关东军司令官的函”中,白纸黑字地记录了“满铁”在征得日本关东军同意后,制作并向出征军人赠送九一八事变影像,企图宣传、美化侵略。

据介绍,《满铁档案汇编》收录档案起自1925年,迄至1936年,共收录2200余幅高清图片,以全文影印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了240余件“满铁”档案,其中大多数档案首次与大众见面,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

刘勇

■新作 推介

《我有个我们》:

看见两代女性的情感深度链接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我有个我们》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乡书系”推出的一本新书,在书中,乌兰察布作为最为贴近“原乡”定义的一个地址出现,安徽和天津作为漂泊地与工作地出现,除此之外全书还有其他地名,乌兰察布及其牧区,在作者字萍笔下反复被描述,就像阿勒泰反复被李娟书写那样。

《我有个我们》是散文集,但完全可以当作一本具有强情节的小说来看:皖南某地,一位货郎婆婆(后来被作者称为姥姥),心疼福利院里一个名叫燕子的“小孩”(姥姥对作者一直的称呼),相差几十岁的她们,为了更好地相依为命决定远走高飞。长大后的女孩,辞职从天津再次回到成长地。这两段经历的目的地,都是乌兰察布,她们经历过很多困难,但此地的“故乡”特征,还是给她们提供了“避难所”。

全书最具戏剧化的一个内核是,小孩有了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姥姥,并继承了姥姥在户口簿上的名字,姥姥去世后,“字萍”这个名字具有了两个人的内涵,年轻的字萍代替天上的字萍继续认真地活着。天上的字萍则以姥姥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年轻字萍的生活当中——从许多年前走到一起,她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书中“双字萍”的命名,展示了一种真实又非凡的文本创造能力,“字萍”成为穿越生死时光胶囊,承载了两代女性的生命密码。当年轻字萍通过书写不断召唤“姥姥字萍”时,读者看到的不仅是私人情感的流淌,更是“讲故事的人”对线性

时间的抵抗——文学依然保有将瞬间淬炼为永恒的特权。

这样的故事,具有某种震撼性,它撬动一些在现代观念中貌似已冰冻的情感深度链接意识,如春风驱赶严冬那样,给人以伸手可触般的暖意。

一个善良有爱、宽厚有加的老人,牵着一个瘦弱但却生命力旺盛的女孩,这个画面如同永恒的剪影,成为全书赖以完成的强大背景。在持续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发觉,姥姥已取得所有地址与地点,成为作者的“精神原乡”。一个人可以渺小,但同样是这个人,也可以非常宏大,伟岸如故乡、开阔如大海,缤纷如四季……在书中,姥姥就是可以被写进“宏大叙事”中的人,她之于她所保护的人而言,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有她的存在,柔弱者有了一面可以向这个世界进击的盾牌,有了变得强大的机会与可能。

《我有个我们》分为三辑,分别讲述作者在生命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但有一股情感洪流贯穿其中,使得全书的分辑变得不再重要,这也是这本书看起来像是小说的原因。在不同的篇章中,姥姥的形象与话语,以及作者对记忆的拾掇与串联,可以帮助读者逐渐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开篇《第二十八春》中留下的讲述盲点,很有可能在后边《陌上花开》《暮秋之味》中得到填补,这带来了别样的阅读感受,读者与作者因此站在了同一个点位,让破碎重新完整,让不安得到安宁,把人生悲苦变

成活着的喜悦,这本书阅读之外的附加值,是多元而丰富的。

这本书的出版,挣脱了“个人回忆录”的限制,预示着非虚构写作正在突破“记录”的单一维度,向“治愈”功能进化。同时,这部作品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文学价值的契机,字萍用时间与情感不断打磨的记忆书写,证明了文学不可替代的人文温度,书中被反复强调的那句“我有个我们”,更是一道诘问——“我”是否找到或者说真正拥有了“我们”?



大英博物馆对面的两家书店

特约撰稿人 绿茶

议他放弃银行工作到伦敦发展,他心动了,那一年他辞去银行工作到了伦敦,成为自由艺术家,为《伦敦社会》《笨拙》《伦敦新闻画报》等刊物画插画,很快成为伦敦著名的插画家。大概也是那个时候起,他住在大英博物馆对面大罗素街46号这栋房子里。

书店拐角处放着一张陈旧而斑斓的椅子,座位正中钉着一块铜牌,原来这把椅子大有来头,是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的作者W.M. Thackeray(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的椅子。这把椅子也成为人们来书店打卡的主要背景。

就这么小小的一家书店,融合了这么多元素:店名来自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店址曾是插画大师凯迪克故居;店里摆着《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的椅子。说这样的书店是好书店,大概不会有人有意见吧。

尽管这家书店让人流连忘返,但我们只是匆匆打完卡就离开了,因为我心心念念想去另一家必须打卡的London Review Bookshop(伦敦书评书店)。

作为一名曾经的书评编辑,《伦敦书评》是我必须学习的对象。《伦敦书评》创刊于1979年。2004年,在创刊25年之际,编辑部决定创立一家书店。虽然杂志和书店各自独立运营,但有着统一的精神内核,以文化、历史、哲学、科学、艺术为主要方向。

英国的书店门通常小小的,门两边则是大大的玻璃橱窗,用来充分展示书籍。走进窄门,店堂内别有洞天,敞亮的空间、克制的设计、深绿色主调,显得高级而低调。店内读者很多,安安静静地各自看书。一位爸爸带着婴儿车,小宝贝闻着书香睡得正香。

英国的宠物是可以跟着主人逛任何商店的,一位老奶奶牵着小狗,正悠哉游哉地在书间漫游。

最后,我选了一本《LONDON BOOK-SHOPS》。伦敦的书店真不打折,一本小册子10.95镑,合101人民币。这本伦敦书店指南收录了64家伦敦书店,真想把这些书店“伦敦”一遍。

■新作 述评

《地下世界》:

揭示人类历史的另一维度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洞穴”都像是一个另类空间,人们将现世的诸多人性欲望投射其中;陶渊明笔下穿过洞穴后的“桃花源”,容纳了古人对天上仙境、人间桃源的幻想;《西游记》中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更是把“洞穴”视为“心”的象征,每一个山洞都代表着深入险境,同时也是内心的磨练与考验。在西方,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划出了一个“理想国”,《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是通过跌入一个洞穴实现的……在《地下世界》一书中,美国学者威尔·亨特将“洞穴”进一步扩展为“地下世界”,梳理人们对地下世界的认知历程,揭示人类历史的另一维度。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远古人类一直生活在山洞和地下洞府之中。在丛林时代,人的身体禀赋不如飞禽与走兽,正所谓“爪之利,不及虎豹;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颺之高,不及燕雀”。洞穴成了远古人类天然的庇护所,洞穴口燃起一堆篝火即是安身之所。随着畜牧业、种植业的发明,人类走出洞穴和山林,走向平原和河岸地带。而世界各地的洞穴变成了洞穴熊、洞穴狮和剑齿虎的居所,更是某些危险物种的栖息地。这大约是一万五千年前的事,此后每遇到一个洞口,人们都会做好防备一个“凶兽”冲出来的可能。

同样是面对洞穴以及地下,人们由“安全感”转变为“恐惧感”。告别洞穴和地下状态后,人类像一株植物,朝着地表和阳光一去不复返地进化着,包括新陈代谢的需求、眼睛的晶格状结构、大脑的深层凝胶状结构等,它们都适应了地面的生活,而不适合前往地下空间。与此同时,科学家把漫射光在洞穴中能照射到的地方称为“暮色地带”,将超出照射范围之地命名为“黑暗地带”;文学家把有关地下世界的词语命名为“地狱”“冥界”,把地下状态命名为“非法”“不入流”“见不得光”……正如书中所认为的,我们逐渐遗忘,甚至厌恶、恐惧地



《闲的》:

书写闲淡生活 尽显人生智慧

作家、编剧赵赵以幽默和毒舌活跃在北京文坛。不论是作为《寻汉计》《时尚女编辑》等影视作品编剧,还是作为《动什么,别动感情》《结婚进行曲》等小说的作者,她都让观众和读者感受到了独特的“女性表达”。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闲的》中,赵赵以轻松幽默的笔触,记录了她近十年生活的点滴细节,既有亲情的温暖,也有旅行的趣事,文章褪去毒舌文风,多了一份沉静与妥帖。甚至偶尔流露出“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的轻愁。

《闲的》一书分为两部分:《闲人闲景儿》书写作者生命中被命运安排途经的那些人,比如父亲、婆婆、小表哥;以及作者刻意去追寻的风景,比如观红叶、赏蓝花楹。《看闲篇儿》是读书札记的梳理,从文字中探寻人生的各种活法,如看《斯通纳》一文,生出些不该如此,却又如此,不该如此,又能怎样的感慨;如看《日日之器》,明白“只要是打心眼儿里的喜欢,每一天都平静自足”。

在日常的生活流动中,赵赵也目睹了自己的变化,在收录的《生命中的花》这篇旧文前,她以括号注释:“不仅是婚前文章,应该也是认识丫唐之前的文章,那大概就

下世界,进化成了“地表沙文主义者”;人类抵达过月球,指引过漫游者前往火星上的火山,绘制过遥远太空的电磁风暴图,但对地下的认知依旧寥寥无几,地下的世界仍是一个未知的黑箱。

面对“未知”,人的内心本能是“恐惧”与“诱惑”并存。达·芬奇曾遇到一个洞口,他凝视着黑暗,发现自己进退维谷:“我内心生出两种相反的情绪,一种是恐惧,一种是欲望,我既害怕这座可怕的黑暗洞府,又想一探究竟,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什么令人惊叹之物。”

对这种奇怪的心理感受,书中援引了不同学科给出的解释:“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祖先与地貌建立起来的最为古老的联系从未完全消失,它紧密地连接着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我们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中显露出来,并继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生态学家戈登·奥里恩斯称这些残存不灭的冲动为‘过去环境中留存的进化幽灵’。”

那么,洞穴和地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多年来,作者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偏远角落,我们的祖先与地貌建立起来的最为古老的联系从未完全消失,它紧密地连接着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我们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中显露出来,并继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生态学家戈登·奥里恩斯称这些残存不灭的冲动为‘过去环境中留存的进化幽灵’。那么,洞穴和地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多年来,作者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偏远角落,我们的祖先与地貌建立起来的最为古老的联系从未完全消失,它紧密地连接着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我们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中显露出来,并继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生态学家戈登·奥里恩斯称这些残存不灭的冲动为‘过去环境中留存的进化幽灵’。那么,洞穴和地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多年来,作者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偏远角落,我们的祖先与地貌建立起来的最为古老的联系从未完全消失,它紧密地连接着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我们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中显露出来,并继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生态学家戈登·奥里恩斯称这些残存不灭的冲动为‘过去环境中留存的进化幽灵’。

“我们深入地下,不仅是为了去死,也是为了重生,为了在大地之母的子宫中得到新生。我们恐惧地下空间,然而当危险降临时,那里却是我们的首要避难所。无价的财宝和有毒的废料共藏于地下,压抑的记忆和发光的神启也属于那个王国。”在书中,作者用一句诗意的句子,点亮幽暗深处的魅力,揭示地下景观对人类的塑造:“就像迷失在遥远的令人费解的词源学的通道里,寻找着在单词中找不到的宝藏。”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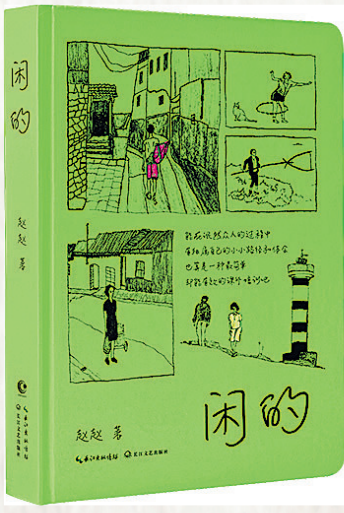
书店记事

伦敦大英博物馆正对面有一家珍本书店JARNDYCE,店名JARNDYCE来自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他是荒凉山庄的男主人,也是小说中“詹狄士诉詹狄士案”的当事人之一。店招上印着C18th & C19th,也就是说,这家书店以售卖18和19世纪的珍本书为主。

店门口嵌着一块蓝色圆牌子,上面的英文显示,英国著名插画家Randolph Caldecott(伦道夫·凯迪克)曾经住在这里。凯迪克虽然只活了四十岁,但他的名字在童书界可谓如雷贯耳,以他名字命名的“凯迪克奖”是童书界的最高奖,相信每个有孩子的家庭,家里少不了“凯迪克奖”的童书。

1846年3月22日,凯迪克生于小城切斯特,15岁搬到惠特彻奇并在那里的银行工作,也就在那年,他的处女画作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给了他巨大的鼓励。1866年他到了曼彻斯特,开始更频繁地在报刊发表画作,包括影响力很大的《伦敦社会》杂志。

1872年,《伦敦社会》主编亨利·布莱克建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